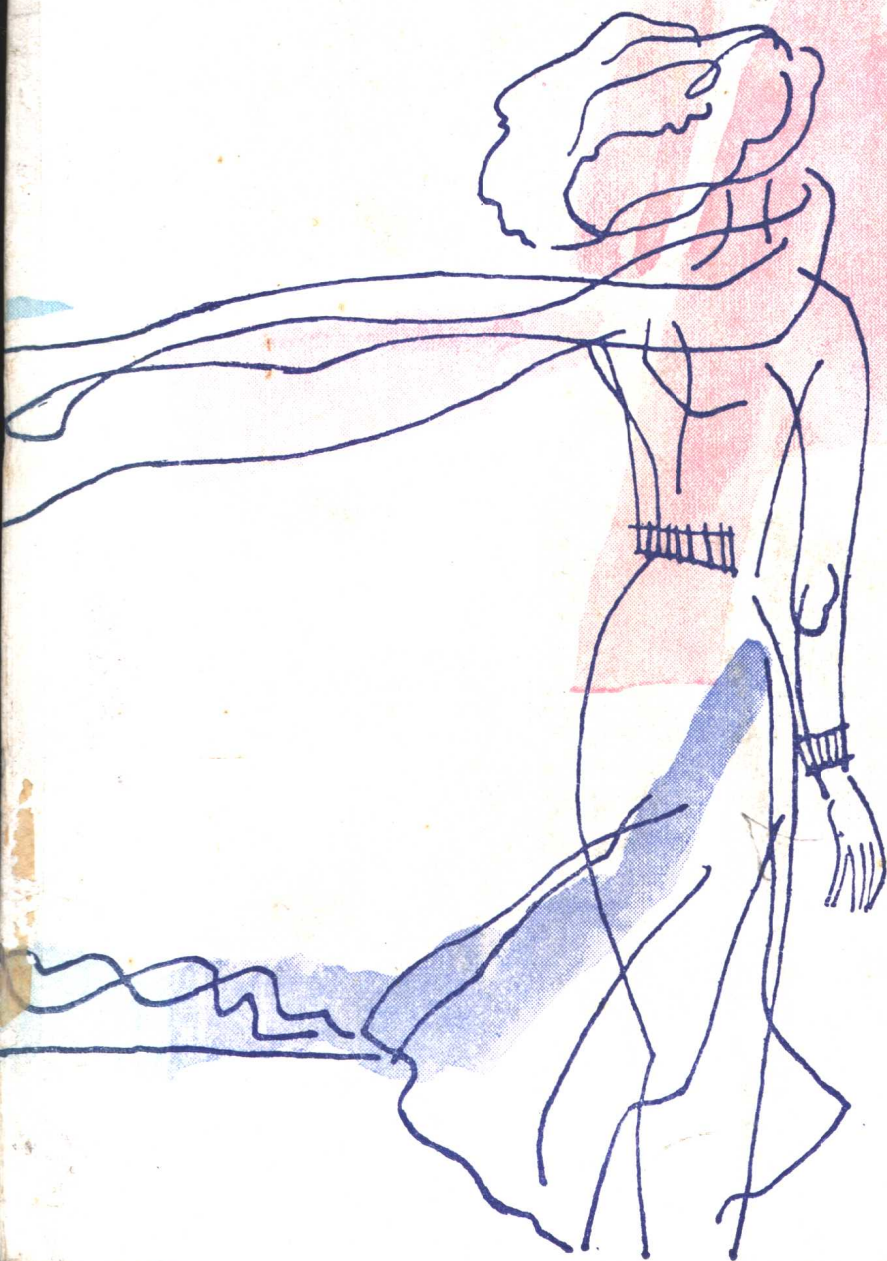


从前有个姑娘

韦菱 著



韦 菱 著

CONGQIAN YOU GE GUNIANG

从前有个姑娘



漓江出版社

从前有个姑娘

韦晏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4.5 插页2 字数 3369800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册数：1—199550册

书号：10256·187 定价：2.85元

内 容 简 介

“生活的弦从来就不是一样的，各人拨响的也绝不是相同的乐曲”。女作家韦芑为我们拨响的是怎样一首乐曲呢？这既是血与火的赞歌，又是心与爱的哀曲。作者以细腻、质朴的笔触，描述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于硝烟弥漫的抗战年代，为追求理想，投身社会，在人生与爱情道路上几经跋涉的历程。作者追寻她走向人生的足迹，展现过去如诗年代纷繁复杂的人和事，大胆而真实地剖析一个姑娘奥秘的内心世界，读来令人动情。掩卷之余，尽管为主人公未了的恋情而感到遗憾，但并不遗憾。正如作者后记中所说，“我拨响的这根弦”，“弹奏一曲并不伤感但却是怀念的歌”。读者从这支歌中，品味到人生和爱情的真谛，得到对生活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目 录

上篇 热情的火焰

- 一. 别离..... (3)
- 二. 生活的第一课..... (25)
- 三. 温暖..... (48)
- 四. 母亲行医..... (58)
- 五. 在红梅阁..... (72)
- 六. 璀璨青春..... (90)
- 七. 出走..... (105)
- 八. 两个小兵..... (121)
- 九. 哪怕山高路远..... (136)

中篇 船儿摇向何方

- 一. 追求..... (155)
- 二. 新识..... (164)
- 三. 探索..... (175)
- 四. 蛇山奇遇.....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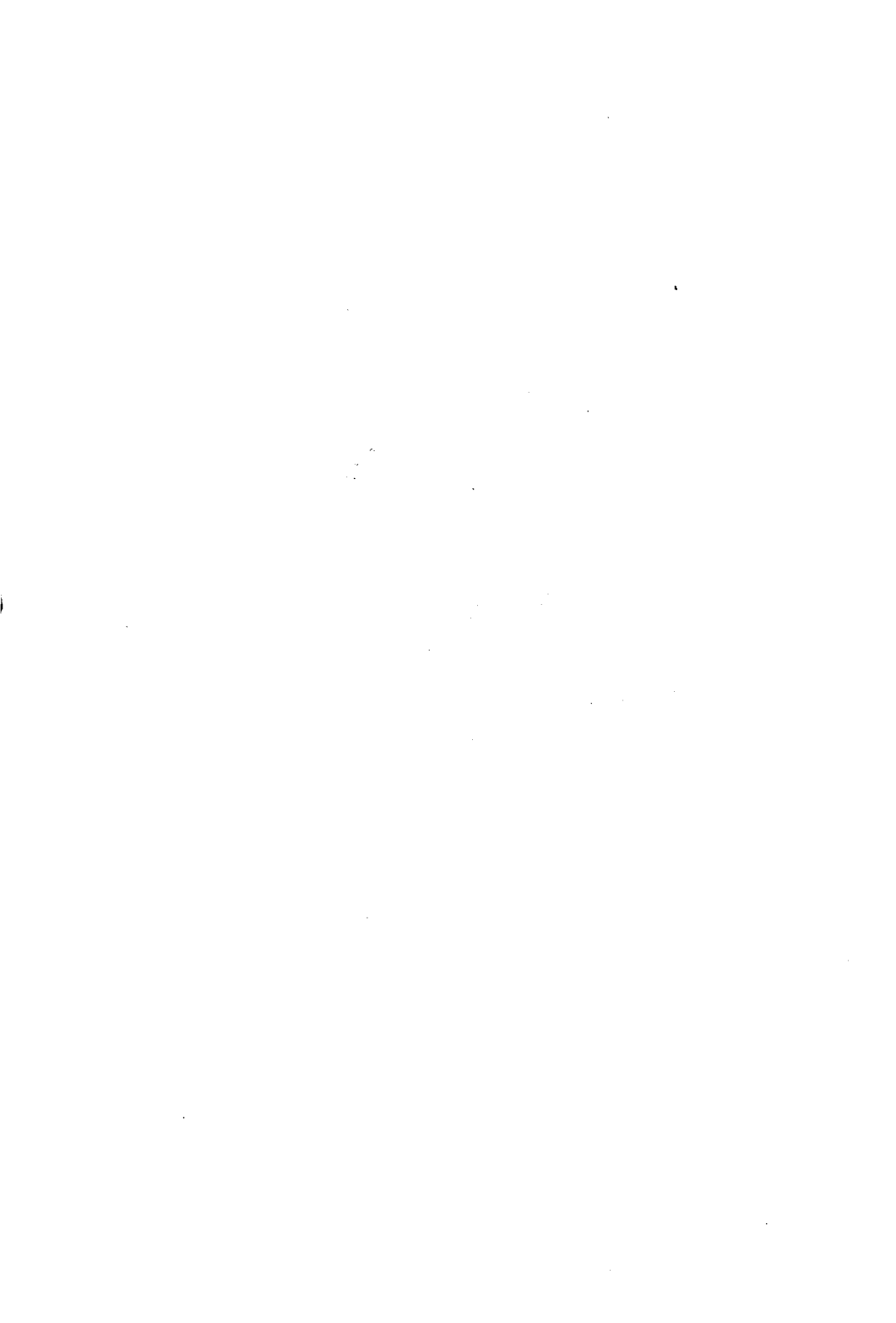
五. 倾心.....	(196)
六. 界碑.....	(209)
七. 美妙的幻想.....	(222)
八. 夜宿紫竹庵.....	(235)
九. 这里是前方.....	(247)
十. 惊魂.....	(262)

下篇 欢乐的回声

一. 重返武汉.....	(275)
二. 熔炉.....	(291)
三. 新的高度.....	(315)
四. 情深谊厚.....	(330)
五. 哦, 灿如霞.....	(349)
六. 别了, 朋友.....	(368)
七. 欢乐的回声.....	(391)
八. 揉碎吧! 幻想.....	(414)
九. 年华如涛.....	(435)
尾声.....	(451)
后记.....	(458)

上 篇

热 情 的 火 焰



一 别 离

江南绮丽的湖光山色，历代画家曾给人们留下一幅幅令人难忘的画卷。无论是游春、江山雪霁，或是盛夏荷塘，一经文人雅士们水墨渲染，讲究气韵的超逸，又讲究意境的高逸，使人们从这些画卷中，对江南风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提起江南来，眼前自然会展现出一幅幅明丽如画的图景。

然而，横贯江南的大运河，也并不全是那么令人神往的。自古以来所谓“百越舟车之会”的古城常州，大运河自西到东，穿越而过，在雄伟的古城墙外，从长江涌进来的水使运河变得十分的浑浊。河水夹着上游冲下的泥沙，穿过肥沃的田野，像黄龙一般汨汨东流。它似在悄悄地絮语，回忆着种种浪漫的传说。也许是，当年皇帝乘着龙舟经过时，数百艘官船御尾前进时曾怎样壮阔热闹；船上堆满了多少宫花、绫罗和精致的宫梳，船上盛装的上百名美女们唱的又是怎样美妙的歌，岸边的离宫中奏的是什麼舞乐；也许，它在倾诉，当战火蔓延时，曾经怎样凋零、不幸、凄凉，人民遭到了怎样的灾难。

可大运河也不全是如此浑浊的。当太湖里的水涌进来时，河水就变得清澄秀美起来，它骄傲地、闪闪发光地流向苏州与杭州，于是这大片得天独厚的地方，山青水秀，风光迷人。因而自古以来人们传诵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使不少人

这一带怀着无比的憧憬与迷恋。只是大运河给常州带来的是一片片的木筏，还有载满财富的穿梭般的船只，商人云集。在城中心热闹的大街上，商店林立，这里虽然缺少秀美的景色，却也还繁华。

这是一个夏天的晚上，热闹的大街上传来了阵阵的喧嚣声，洋号在吹响，洋鼓在敲击，商店门前正在进行大拍卖，店门两旁贴满了黄纸条，上面标着各种货物减价的价钱，店员们在门前霓虹灯的不断闪烁之下，掺和着鼓号声，声嘶力竭地在叫卖……，尽管如此，店门前除了几个围观的老人与孩子之外，没有多少顾客光临。也许因为天气特别闷热，城里人懒得进商店。可在那些低矮的平房里也无法入睡，人们便搬个小板凳，小竹椅子，坐在街边乘凉。有的人家干脆搬出小竹榻放在街旁，躺下来一边谈古说今，一边乘凉。从另一些商店的收音机里，正播送着流行的歌曲、电影插曲《大路歌》、《渔光曲》的歌声比大拍卖的叫喊声、鼓号声更加响亮，使人不免有些为这些噪音烦恼。

只有那些门窗临河的人家，因为临近水边风凉；到了晚上，门窗全部敞开，河上吹来的晚风习习，倒能安然入睡，不象那些住在大街附近的人家，又热又闹，不得安生。

在一条条小巷里，在那些黑屋顶白粉墙的平房中间，挑着馄饨担的小贩，正使劲地尖声吆喝。就着带玻璃罩的小油灯昏黄的灯光，踏着石板铺的街道，小心翼翼摇摇晃晃地、低着头一边敲响着竹板，一边吆喝着走去。迎着小贩走过来的、四人抬的轿子里，坐着夜晚出诊的大夫。轿门上挂着半截蓝布门帘，轿杠上挂着灯笼，烛光照亮了灯笼上大夫的姓名。轿夫们一边走一边随着脚步的节奏发出轻微的哼唷声，听来好象疲惫的轻微的叹息似的。

街道两旁，从那些低矮而简陋的院落里，迎着夏夜既闷热又潮湿的空气，正在静静地散发着月季花甜丝丝的令人欲醉的浓香，白兰花的幽香，茉莉花沁人心肺的清雅的芬芳。……

从大运河引进城里来的小河上，四乡的农民正摸黑划着小船，运来活蹦乱跳的鱼虾，各种水淋淋的蔬菜、西瓜和香瓜；小河横贯这座县城，小船划过时激起的水声和竹篙拨动水的声音，给这个县城谱写着即将黎明的欢腾喧闹的乐章。

令人十分惊奇的是，这么热的天气，在靠近河岸的常州市立女子师范学校里，还在开欢送本届毕业生的音乐会。小小的操场上，临时搭了一个草台板舞台，点燃了两盏汽灯。观众们挤得满满的，正在等待着开幕。按本地风俗，大凡看戏就要嗑瓜子儿，因此，到处都有人在嗑着瓜子儿，瓜子皮扔得到处都是。嗑着嗑着，观众们不耐烦了。早已到了演出时间，为什么还不开幕？心急的观众们开始鼓掌催促了，之后、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鼓起掌来，台底下乱哄哄地吆喝起来，小孩子急得哭闹起来，心急如焚的观众甚至把手指放在嘴巴里吹响着一种怪哨。舞台上，却仍然不见动静，淡蓝色的幕布迟迟不肯拉开。于是，催促的掌声愈来愈响了，终于有个女学生慌慌张张地跑到幕布前面，吹响了哨子。好不容易，总算开幕了。

幕布在缓慢地徐徐拉开。……

观众们首先看到的是高高地斜伸着的左脚尖，脚上白缎子鞋用粉红色缎带结着，鞋上钉着一些紫红色的鬼眨眼〔注〕，在汽灯雪亮的灯光下，那些个鬼眨眼闪闪发亮，真象它的名字似的，仿佛是传说中魔鬼的眼睛一般，不时地闪烁着，观众们情不自禁地又热烈鼓掌了。幕布继续徐徐拉开，出现了演员乍

〔注〕鬼眨眼 一种染色金属小圆片，三十年代的江南妇女把它钉在衣服和鞋边作装饰品用。

开的湖蓝色短纱裙，在离膝盖半尺高的地方蓬起着，观众们不由伸长了脖子，挤挤碰碰地站了起来。那个年头，女学生虽已穿着短裙上学，可是，这个县城里的人看到这种式样的裙子，还是感到很新颖，是一种极其难得见到的服装，因而又是一阵热烈鼓掌。

“坐下，快坐下！”

“喂，后边看不到啦，快坐好！”

后面的观众向前面的观众大声抗议。

终于，大家看清楚了演员的鸡心领和一张俊俏的扑满白粉、涂了口红的少女的脸。她的头上箍着一个镶嵌了水晶珠子的头箍，在前额那里伸出了五枝花须似的珠饰。随着她脑袋的摆动，花须珠饰也闪闪地颤动。演员两条又细又白的胳膊交叉着平摆在胸前，身体微微向一边倾斜着，摆出一幅马上就要跳起来的姿势。这时，钢琴伴奏开始，她立刻伸开双臂，右腿柔软地朝上一伸，右手向后一划，身子朝后一仰，轻轻地跳了起来。

“啊，看她，腰身多柔软！”

站在最前面的观众啧啧地赞赏起来，引起许多观众的同声赞叹。

这时，在靠近舞台的教员席上，坐着一位二十六七岁的青年教员，他向那些惊叹的观众们投过了好奇的一瞥，随即又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着演员。看来，那少女脸上梦幻般的表情，优美的舞姿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沉浸在一种极其欣赏，甚至有些陶醉的情态之中，因而他不能自制地、时常伸出手来抚摸他那朝后梳的、乌黑发亮而又浓密的长发。老实说，他梳的那种发型在这个县里还是极其罕见的，这种发型标明：他一定不是本地人。尽管他的某些举止，包括他用大拇指背磨擦鼻子的动作，用手指抹去鼻子两侧油光的动作，显得有些土气和笨

拙，但他那用吊背带背起的灰色西装裤，雪白的西式衬衣，仍然标明，他准是从某个大城市来的。他似乎被感动了，眼睛闪闪地发光，又象在思考或探索什么问题，呆滞的眼神孕育着一种智慧的闪光。过了好一会儿，他的脸上掠过一丝深沉的带着谐意的微笑，说不上他是真的喜爱这首歌曲与舞蹈呢，还是从内心深处感到这种歌词之幼稚可笑而发出了这种微笑。总之，他微笑了一下，仿佛这少女的表演扣动了他的心弦似的。

他是本届毕业班的语文教师，他来到这个学校才半年。而在这短短的半年中，却有一些不平凡的经历。自从他到校以后，学生们对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发自内心的崇拜，她们私下纷纷议论着，作着种种猜测。

当他第一次挟着教科书去上课时，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们全都拥挤在窗口观察，在等待他。当然，学生们对一位新来的老师怀有好奇心是极其平常的事，当教员走近时，几十双眼睛全都紧紧地盯住他，上下地打量他。

“嘻嘻，快看，他穿着三件袍子哪！”

“里边一件是灰色的，中间那件是绛红色的……”

“外边一件是蓝士林布的，哈哈，他真是怪，嘿嘿嘿！那蓝布的颜色真土气！”

“男人还穿绛红色袍子，真有趣！象乡下佬！”

当他走近教室时，女学生突然拥出门来，走廊上发出一片嘻嘻哈哈的打趣声。他只好硬着头皮走进教室，同学们也随即跟着他蜂拥而进，教室里一片喧嚣声和桌椅板凳的嗑碰声。

突然，一个女学生庄重地高喊道：

“起立——鞠躬！”

这严肃的喊声，使同学们纷纷回到了座位上，教室里立即安静下来。这个学生是谁？就是正在舞台上跳舞的演员、班长

周婉茹。

“坐下！”当时，姑娘又高声命令，同学们立刻安静地坐下。她，随即把点名册送到了老师跟前。一双乌黑水灵的单眼皮眼睛注视着老师一秒钟。新来的老师那微微鼓起的大眼也惊异不安地注视着这少女。他，被她眼睛中那种梦幻的神情吸引住了。在这一瞬间的对视中，周婉茹的脸涨得绯红，立即低下了头，扭身回到座位上。教室里异常地安静，新来的教师却更加感到局促不安，因为几十双少女的眼睛全都盯住了他。

“同学们，我叫江汉晶。这个学期，你们班的语文课由我来上。”说到这里，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他的姓名。他那低沉微颤的音调立即产生了一种魅力，使教室里格外地安静下来。也许是由于他一口柔和的普通话强烈地吸引了同学吧？在这个县城里，听惯本地土话的人对普通话是很有好感的。这时，他放下了粉笔，目光又一次和班长周婉茹的眼光相遇了，他发现那少女的眼中闪烁着惊喜不安的神情，脸上流露出羞涩的微笑，似乎对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在迅速作出反应似的。

江汉晶正沉缅在回忆与默想中时，背后有人在大声说话，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微微侧过身去听着。

“她就是周家的二小姐吗？”

好象是个老太太的声音，满口地道的本乡口音，可又带着一种故作不失身份的文雅腔调，他当然听不出来，这是当地士绅人家老太太所特有的口音，本地人一听，就能知道说话人的身份。

“就是，就是她……”一个年青女人马上回答，接着，传来了一阵窃窃私语声。

钢琴伴奏声突然又轻又低了，演员一边跳舞一边唱了起来。

桃花红，红艳艳，多光彩；李花白，白皑皑，谁也不能采。
蜂飞来，蝶飞来，将花儿采……

“你听，声音多好听啊，真柔和！”跟老太太说话的年青女人又故意尖声地赞美。

“……”老太太没有立刻接话，过了两分钟却突然说：“可惜她家既没铜钿，人是长得还可以，也说得上一枝花了吧！”

“她爹爹在青云桥西边开着麻线铺呢！”年青女人马上乘机介绍，听出她是帮着说好话的。

“还不是过年过节就来借，要是成了亲家，还不是要背起她家欠的帐，划勿来格！”老太太轻蔑地说，最后运用了一句上海话，显示她是曾经到过上海，见过大世面的人。

“小姑娘还是蛮好格，依看，跳起来软，唱起来脆，……到啥地方去找这样子漂亮的媳妇！”年青女人显然还在帮着说好话。

“勿能光看漂亮……”老太太顶了她一句，之后，再也没有声音了。

钢琴伴奏到这时特别有力，劲头十足，演员也更加高声地歌唱着：

让那红球显出来，
变成一个光明的美丽世界，
呀……

演员跳到这儿，脸朝观众微笑，前额上那几枝闪亮的珠子花蕊也微微颤动着。她，仿佛已看到了那光明美丽的世界；她

的双手从面前高高地举起又向下朝两旁划了一个大圆圈，接着，猛地跳了起来，轻轻旋了一转，可能是表示新世界已到来了吧。接着，她又一连旋了几下，于是，观众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说起来，这时抗日救亡的歌曲在某些地方早已响彻云霄，可是这个学校不准公开演唱，倒是允许演唱黎锦晖的这些歌曲。

不料那老太太见演员一连旋转了几下，却喃喃地说：“这个样子太轻佻了一点，象我们这种人家哪能要这样子的当媳妇！”

江汉晶听到这两句话时，便再也忍不住了，他朝背后的老太太瞅了一下，她正侧着身子不以为然地嘟哝着，梳着油光光的发髻，脸上抹着脂粉，穿一件月白色印度绸旗袍，两只金耳环一摇一晃的十分显眼。看这副打扮，她一定是本地士绅人家的太太，难道她们是特地跑来相亲的吗？要是真的，那么周婉茹快要……？

那年青女人又说：“台上跳的是一种新式舞，现在样样都要学洋式的，人也不算轻骨头，你看，她蹲下去的姿势多文雅！”

这时，周婉茹在台上躬身蹲下，裙子乍开铺在地上，双手向后一伸，象是在向观众行礼，老太太翘首看着，再没有说什么，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幕急速拉住了。

“漂亮是漂亮，家里既没铜钿，总是不好办！”老太太说着就站了起来，年青女人紧跟着。江汉晶又一次转过脸来，厌恶地看着她们。那年青女人穿着花印度绸旗袍，水蛇腰，烫长发，嘴巴上涂着口红，手腕上的金镯子镶嵌着红红绿绿的宝石。这种打扮，很象富商的姨太太，江汉晶看着她跟随老太太走了，才转过脸来。

可是他再也不能平静地坐着看节目了，这两个女人的出现

关系着周婉茹未来的命运，难道说，她的聪明才智将要葬送在一个普通商人的家里了吗？她将会和那商人的儿子订亲吗？

观众中也在议论纷纷：

“初中三了，这姑娘今年夏天毕业了。”

“她会不会上高中或者考本校师范班？明年还会给我们表演吧？”

“很难说，她家小康，还有几个兄弟要上学，她一个女孩子家还上师范？”

“对了，刚才好像是谦祥绸缎铺的老板娘来相亲，说是谦祥的小开看中了她，要娶她。”

“不过，她才十七岁呢！”

江汉晶倾听着这些议论，好象被火燎似的不安起来。他激动地站了起来，匆匆离开了会场，信步走向校园。他走上了小石桥，扶住栏杆长吁了一声，不知为什么，他突然之间如此地激动起来。啊，她还这么小，就有商人的太太来纠缠了，而她还蒙在鼓里呢！

可这又有什么关系？这与你有何相干，她只不过是几十个学生当中的一个罢了，当然罗，她聪明、勤奋、活泼、学业优秀，在领悟问题方面、写作才能上有点培养前途，是个很有希望的学生！他感到有所惋惜而烦恼。走下了小石桥，一阵阵荷花的清香随风飘来，他不觉止步，略微冷静了一点。这种烦躁不安的心情过去也曾有过，那是他决心要到欧洲去之后，自己曾经独自徘徊在西湖边，考虑着怎样回家去向父亲启齿的时候，那种不安与焦躁的心情竟和眼前为周婉茹的未来担忧一样。不过，那时他是站在西湖旁边，而现在，他不过是在一个小荷塘旁边。他长吁了一口气，心里似乎好受了些，往事使他不由感慨起来。……